紅樓夢/第08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八十三回　省宮闈賈元妃染恙　鬧閨闥薛寶釵吞聲

話說探春湘雲才要走時，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：“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！你是個什麼東西，來這園子里頭混攪！”黛玉聽了，大叫一聲道：“這里住不得了。”一手指著窗外，兩眼反插上去。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，雖靠著賈母疼愛，然在別人身上，凡事終是寸步留心。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著，在別人呢，一句是貼不上的，竟象專罵著自己的。自思一個千金小姐，只因沒了爹娘，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，那里委屈得來，因此肝腸崩裂，哭暈去了。紫鵑只是哭叫：“姑娘怎麼樣了，快醒轉來罷。”探春也叫了一回。半晌，黛玉回過這口氣，還說不出話來，那只手仍向窗外指著。

探春會意，開門出去，看見老婆子手中拿著拐棍赶著一個不干不淨的毛丫頭道：“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果樹木來到這里，你作什麼來了！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。”這丫頭扭著頭，把一個指頭探在嘴里，瞅著老婆子笑。探春罵道：“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，這里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！”老婆子見是探春，連忙陪著笑臉兒說道：“剛才是我的外孫女兒，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。我怕他鬧，所以才吆喝他回去，那里敢在這里罵人呢。”探春道：“不用多說了，快給我都出去。這里林姑娘身上不大好，還不快去么。”老婆子答應了幾個“是”，說著一扭身去了。那丫頭也就跑了。

探春回來，看見湘雲拉著黛玉的手只管哭，紫鵑一手抱著黛玉，一手給黛玉揉胸口，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。探春笑道：“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，你疑了心了么？”黛玉只搖搖頭兒。探春道：“他是罵他外孫女兒，我才剛也聽見了。這种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，他們懂得什麼避諱。”黛玉聽了點點頭兒，拉著探春的手道：“妹妹……。”叫了一聲，又不言語了。探春又道：“你別心煩。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，你又少人伏侍。只要你安心肯吃藥，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，能夠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，大家依舊結社做詩，豈不好呢。”湘雲道：“可是三姐姐說的，那麼著不樂？”黛玉哽咽道：

“你們只顧要我喜歡，可怜我那里赶得上這日子，只怕不能夠了！”探春道：“你這話說的太過了。誰沒個病兒災兒的，那里就想到這里來了。你好生歇歇兒罷，我們到老太太那邊，回來再看你。你要什麼東西，只管叫紫鵑告訴我。”黛玉流淚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到老太太那里只說我請安，身上略有點不好，不是什麼大病，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。”探春答應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只管養著罷。”說著，才同湘雲出去了。

這里紫鵑扶著黛玉躺在床上，地下諸事，自有雪雁照料，自己只守著旁邊，看著黛玉，又是心酸，又不敢哭泣。那黛玉閉著眼躺了半晌，那里睡得著？覺得園里頭平日只見寂寞，如今躺在床上，偏聽得風聲，虫鳴聲，鳥語聲，人走的腳步聲，又象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，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，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。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，紫鵑隔著帳子輕輕問道：“姑娘喝一口湯罷？”黛玉微微應了一聲。紫鵑复將湯遞給雪雁，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，然後接過湯來，擱在唇邊試了一試，一手摟著黛玉肩臂，一手端著湯送到唇邊。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，便搖搖頭兒不喝了。紫鵑仍將碗遞給雪雁，輕輕扶黛玉睡下。

靜了一時，略覺安頓。只聽窗外悄悄問道：“紫鵑妹妹在家么？”雪雁連忙出來，見是襲人，因悄悄說道：“姐姐屋里坐著。”襲人也便悄悄問道：“姑娘怎麼著？”一面走，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才之事。襲人聽了這話，也唬怔了，因說道：“怪道剛才翠縷到我們那邊，說你們姑娘病了，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。”正說著，只見紫鵑從里間掀起帘子望外看，見襲人，點頭兒叫他。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：“姑娘睡著了嗎？”紫鵑點點頭兒，問道：“姐姐才聽見說了？”襲人也點點頭兒，蹙著眉道：“終久怎麼樣好呢！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。”紫鵑忙問怎麼了，襲人道：“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，誰知半夜里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，嘴里胡說白道，只說好象刀子割了去的似的。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才好些了。你說唬人不唬人。今日不能上學，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。”正說著，只聽黛玉在帳子里又咳嗽起來。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。黛玉微微睜眼問道：“你和誰說話呢？”紫鵑道：“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。”說著，襲人已走到床前。黛玉命紫鵑扶起，一手指著床邊，讓襲人坐下。襲人側身坐了，連忙陪著笑勸道：“姑娘倒還是躺著罷。”黛玉道：“不妨，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。剛才是說誰半夜里心疼起來？”襲人道：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，不是認真怎麼樣。”黛玉會意，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，又感激，又傷心。因趁勢問道：“既是魘住了，不聽見他還說什麼？”襲人道：“也沒說什麼。”黛玉點點頭兒，遲了半日，歎了一聲，才說道：“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，看耽擱了他的工夫，又叫老爺生氣。”襲人答應了，又勸道：“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。”黛玉點頭，命紫鵑扶著歪下。襲人

不免坐在旁邊，又寬慰了幾句，然後告辭，回到怡紅院，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，也沒什麼大病。寶玉才放了心。

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，一路往賈母這邊來。探春因囑咐湘雲道：“妹妹，回來見了老太太，別象剛才那樣冒冒失失的了。”湘雲點頭笑道：“知道了，我頭里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。”說著，已到賈母那邊。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。賈母聽了自是心煩，因說道：“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災的。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，他這個身子也要緊。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。”眾人也不敢答言。賈母便向鴛鴦道：“你告訴他們，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，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里去。”鴛鴦答應著，出來告訴了婆子們，婆子們自去傳話。這里探春湘雲就跟著賈母吃了晚飯，然後同回園中去。不提。到了次日，大夫來了，瞧了寶玉，不過說飲食不調，著了點兒風邪，沒大要緊，疏散疏散就好了。這里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，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。紫鵑答應了，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，放下帳子。雪雁赶著收拾房里的東西。一時賈璉陪著大夫進來了，便說道：“這位老爺是常來的，姑娘們不用回避。”老婆子打起帘子，賈璉讓著進入房中坐下。賈璉道”紫鵑姐姐，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。”王大夫道：“且慢說。等我診了脈，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，若有不合的地方，姑娘們再告訴我。”紫鵑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只手來，擱在迎手上。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摟起，不叫壓住了脈息。那王大夫診了好一回兒，又換那只手也診了，便同賈璉出來，到外間屋里坐下，說道：“六脈皆弦，因平日郁結所致。”說著，紫鵑也出來站在里間門口。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：“這病時常應得頭暈，減飲食，多夢，每到五更，必醒個幾次。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，也必要動氣，且多疑多懼。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，其實因肝陰虧損，心氣衰耗，都是這個病在那里作怪。不知是否？”紫鵑點點頭兒，向賈璉道：“說的很是。”王太醫道：“既這樣就是了。”說畢起身，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。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，王太醫吃了茶，因提筆先寫道：

六脈弦遲，素由積郁。左寸無力，心氣已衰。關脈獨洪，肝邪偏旺。木氣不能疏達，勢必上侵脾土，飲食無味，甚至胜所不胜，肺金定受其殃。氣不流精，凝而為痰，血隨氣涌，自然咳吐。理宜疏肝保肺，涵養心脾。雖有補劑，未可驟施。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，复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。不揣固陋，俟高明裁服。

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。賈璉拿來看時，問道：“血勢上沖，柴胡使得么？”王大夫笑道：“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，為吐衄所忌。豈知用鱉血拌炒，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膽之氣。以鱉血制之，使其不致升提，且能培養肝陰，制遏邪火。所以《內經》說：‘

通因通用，塞因塞用。’柴胡用鱉血拌炒，正是‘假周勃以安劉’的法子。”賈璉點頭道：“原來是這麼著，這就是了。”王夫人又道：“先請服兩劑，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。我還有一點小事，不能久坐，容日再來請安。”說著，賈璉送了出來，說道：“舍弟的藥就是那麼著了？”王大夫道：“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，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。”說著，上車而去。

這里賈璉一面叫人抓藥。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，述了一遍。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，賈璉聽到一半，便說道：“你回二奶奶罷，我還有事呢。”說著就走了。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，又說道：“我方才到林姑娘那邊，看他那個病，竟是不好呢。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，摸了摸身上，只剩得一把骨頭。問問他，也沒有話說，只是淌眼淚。回來紫鵑告訴我說：‘姑娘現在病著，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，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里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。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，零用也得幾個錢。’我答應了他，替他來回奶奶。”鳳姐低了半日頭，說道：“竟這麼著罷：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，也不用告訴林姑娘。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，一個人開了例，要是都支起來，那如何使得呢。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，也無非為的是月錢。況且近來你也知道，出去的多，進來的少，總繞不過彎兒來。不知道的，還說我打算的不好，更有那一种嚼舌根的，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。周嫂子，你倒是那里經手的人，這個自然還知道些。”周瑞家的道：“真正委屈死人！這樣大門頭兒，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。別說是女人當不來，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，還撐不住呢。還說這些個混帳話。”說著，又笑了一聲，道：“奶奶還沒聽見呢，外頭的人還更糊涂呢。前兒周瑞回家來，說起外頭的人打諒著咱們府里不知怎麼樣有錢呢。也有說‘賈府里的銀庫幾間，金庫幾間，使的家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。’也有說‘姑娘做了王妃，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。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，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，所以家里收拾擺設的水晶宮似的。那日在廟里還願，花了幾萬銀子，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。’有人還說‘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。園子里還有金麒麟，叫人偷了一個去，如今剩下一個了。家里的奶奶姑娘不用說，就是屋里使喚的姑娘們，也是一點兒不動，喝酒下棋，彈琴畫畫，橫豎有伏侍的人呢。單管穿羅罩紗，吃的戴的，都是人家不認得的。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，要天上的月亮，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。’還有歌兒呢，說是‘宁國府，榮國府，金銀財寶如糞土。吃不窮，穿不窮，算來……’”說到這里，猛然咽住。原來那時歌兒說道是”算來總是一場空”。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，說到這里，忽然想起這話不好，因咽住了。鳳姐兒聽了，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。也不便追問，因說道：“那都沒要緊。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？”周瑞家的笑道：“就是那廟里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。後來丟了幾天，虧了史姑娘撿著還了他，

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。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？”鳳姐道：“這些話倒不是可笑，倒是可怕的。咱們一日難似一日，外面還是這麼講究。俗語兒說的，‘人怕出名豬怕壯’，況且又是個虛名兒，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。”周瑞家的道：“奶奶慮的也是。只是滿城里茶坊酒舖兒以及各胡同兒都是這樣說，并且不是一年了，那里握的住眾人的嘴。”鳳姐點點頭兒，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，遞給周瑞家的，道：“你先拿去交給紫鵑，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。若要官中的，只管要去，別提這月錢的話。他也是個伶透人，自然明白我的話。我得了空兒，就去瞧姑娘去。”周瑞家的接了銀子，答應著自去。不提。

且說賈璉走到外面，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：“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。”賈璉急忙過來，見了賈赦。賈赦道：“方才風聞宮里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，兩個吏目去看病，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。這幾天娘娘宮里有什麼信兒沒有？”賈璉道：“沒有。”賈赦道：“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。不然，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里打聽打聽才是。”賈璉答應了，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，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。賈政聽了這話，因問道：“是那里來的風聲？”賈璉道：“是大老爺才說的。”賈政道：“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里頭打聽打聽。”賈璉道：“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。”一面說著，一面退出來，去找賈珍。只見賈珍迎面來了，賈璉忙告訴賈珍。賈珍道：“我正為也聽見這話，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。”于是兩個人同著來見賈政。賈政道：“如系元妃，少不得終有信的。”說著，賈赦也過來了。到了晌午，打聽的人尚未回來。門上人進來，回說：“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。”賈赦道：“請進來。”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。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，先請了娘娘的安，一面同著進來，走至廳上讓了坐。老公道：“前日這里貴妃娘娘有些欠安。昨日奉過旨意，宣召親丁四人進里頭探問。許各帶丫頭一人，餘皆不用。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，請安聽信，不得擅入。准于明日辰巳時進去，申酉時出來。”賈政賈赦等站著聽了旨意，复又坐下，讓老公吃茶畢，老公辭了出去。

賈赦賈政送出大門，回來先稟賈母。賈母道：“親丁四人，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。那一個人呢？”眾人也不敢答言，賈母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必得是鳳姐兒，他諸事有照應。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。”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，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，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。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，十餘輛大車，明兒黎明伺候。家人答應去了。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，辰巳時進去，申酉時出來，今日早些歇歇，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。賈母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們去罷。”赦政等退出。這里邢夫人王夫人，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，又說了些閒話，才各自散了。

次日黎明，各間屋子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，太太們各梳洗畢，爺們亦各整頓好了。一到卯初，林之孝和賴大進來，至二門口回道：“轎車俱已齊備，在門外伺候著呢。”不一時，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。大家用了早飯。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，眾人圍隨，各帶使女一人，緩緩前行。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，自己家眷隨後。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，跟著眾家人，一齊去了。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。

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著。一回兒，有兩個內監出來說：“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，著令入宮探問，爺們俱著令內宮門外請安，不得入見。”門上人叫快進去。賈府中四乘轎子跟著小內監前行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著，令眾家人在外等候。走近宮門口，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著，見他們來了，便站起來說道：“賈府爺們至此。”賈赦賈政便捱次立定。轎子抬至宮門口，便都出了轎。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，賈母等各有丫頭扶著步行。走至元妃寢宮，只見奎壁輝煌，琉璃照耀。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：“只用請安，一概儀注都免。”賈母等謝了恩，來至床前請安畢，元妃都賜了坐。賈母等又告了坐。元妃便向賈母道：“近日身上可好？”賈母扶著小丫頭，顫顫巍巍站起來，答應道：“托娘娘洪福，起居尚健。”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，邢王二夫人站著回了話。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，鳳姐站起來回奏道：“尚可支持。”元妃道：“這幾年來難為你操心。”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，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，請娘娘龍目。元妃看時，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。那元妃看了職名，眼圈兒一紅，止不住流下淚來。宮女兒遞過絹子，元妃一面拭淚，一面傳諭道：“今日稍安，令他們外面暫歇。”賈母等站起來，又謝了恩。元妃含淚道：“父女弟兄，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。”賈母等都忍著淚道：“娘娘不用悲傷，家中已托著娘娘的福多了。”元妃又問：“寶玉近來若何？”賈母道：“近來頗肯念書。因他父親逼得嚴緊，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。”元妃道：“這樣才好。”遂命外宮賜宴，便有兩個宮女兒，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里，已擺得齊整，各按坐次坐了。不必細述。一時吃完了飯，賈母帶著他婆媳三人謝過宴，又耽擱了一回。看看已近酉初，不敢羈留，俱各辭了出來。元妃命宮女兒引道，送至內宮門，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。賈母等依舊坐著轎子出來，賈赦接著，大伙兒一齊回去。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，仍令照應齊集。不題。

且說薛家夏金桂赶了薛蟠出去，日間拌嘴沒有對頭，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，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。既給與薛蟠作妾，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。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，自己也後悔不來。一日，吃了幾杯悶酒，躺在炕上，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，因問著寶蟾道：“大爺前日出門，到底是到那里去？你自然是知道的了。”寶蟾道：“我那

里知道。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，誰知道他那些事！”金桂冷笑道：“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，都是你們的世界了。別人是惹不得的，有人護庇著，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。你還是我的丫頭，問你一句話，你就和我摔臉子，說塞話。你既這麼有勢力，為什麼不把我勒死了，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，那不清淨了么！偏我又不死，礙著你們的道兒。”寶蟾聽了這話，那里受得住，便眼睛直直的瞅著金桂道：“奶奶這些閒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！我并沒和奶奶說什麼。奶奶不敢惹人家，何苦來拿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。正經的，奶奶又裝聽不見，‘沒事人一大堆’了。”說著，便哭天哭地起來。金桂越發性起，便爬下炕來，要打寶蟾。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，半點兒不讓。金桂將桌椅杯盞，盡行打翻，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，那里理會他半點兒。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，叫香菱：“你去瞧瞧，且勸勸他。”寶釵道：“使不得，媽媽別叫他去。他去了豈能勸他，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。”薛姨媽道：“既這麼樣，我自己過去。”寶釵道：“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，由著他們鬧去罷。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。”薛姨媽道：“這那里還了得！”說著，自己扶了丫頭，往金桂這邊來。寶釵只得也跟著過去，又囑咐香菱道：“你在這里罷。”

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，聽見里頭正還嚷哭不止。薛姨媽道：“你們是怎麼著，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，這還象個人家兒嗎！矮牆淺屋的，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么。”金桂屋里接聲道：“我倒怕人笑話呢！只是這里掃帚顛倒豎，也沒有主子，也沒有奴才，也沒有妻，沒有妾，是個混帳世界了。我們夏家門子里沒見過這樣規矩，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！”寶釵道：“大嫂子，媽媽因聽見鬧得慌，才過來的。就是問的急了些，沒有分清‘奶奶’‘寶蟾’兩字，也沒有什麼。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，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，也省的媽媽天天為咱們操心。”那薛姨媽道：“是啊，先把事情說開了，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。”金桂道：“好姑娘，好姑娘，你是個大賢大德的。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，好女婿，決不象我這樣守活寡，舉眼無親，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我的。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，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里挑撿，我從小兒到如今，沒有爹娘教導。再者我們屋里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，姑娘也管不得！”寶釵聽了這話，又是羞，又是氣，見他母親這樣光景，又是疼不過。因忍了氣說道：“大嫂子，我勸你少說句兒罷。誰挑撿你？又是誰欺負你？不要說是嫂子，就是秋菱，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。”金桂聽了這幾句話，更加拍著炕沿大哭起來，說：“我那里比得秋菱，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！他是來久了的，知道姑娘的心事，又會獻勤兒，我是新來的，又不會獻勤兒，如何拿我比他。何苦來，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的命，行點好兒罷！別修的象我嫁個糊涂行子守活寡，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了眼了！”薛姨媽聽到這里，萬分氣不過，便站起身來道：“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兒，他句句勸你，你卻句句慪他。你有什

麼過不去，不要尋他，勒死我倒也是希松的。”寶釵忙勸道：“媽媽，你老人家不用動氣。咱們既來勸他，自己生氣，倒多了層氣。不如且出去，等嫂子歇歇兒再說。”因吩咐寶蟾道：“你可別再多嘴了。”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。

走過院子里，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著秋菱迎面走來。薛姨媽道：“你從那里來，老太太身上可安？”那丫頭道：“老太太身上好，叫來請姨太太安，還謝謝前兒的荔枝，還給琴姑娘道喜。”寶釵道：“你多早晚來的？”那丫頭道：“來了好一會子了。”薛姨媽料他知道，紅著臉說道：“這如今我們家里鬧得也不象個過日子的人家了，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。”丫頭道：“姨太太說那里的話，誰家沒個碟大碗小磕著碰著的呢。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。”說著，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，略坐了一回就去了。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，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：“左肋疼痛的很。”說著，便向炕上躺下。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